

野域的呼喚 由靜物至野生動物畫的心境轉變

文 ■ 楊恩生 ■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我的學生時代與大多數的美術科系學生一般，靜物畫是必經的過程。透過「靜態事物」的摹寫，在構圖、佈局、設色及表現技法上探索、尋求具象繪畫的奧秘。17至19世紀的古典繪畫裏，靜物畫的地位排在宗教畫、人物畫及風景畫之後，而動物畫、獵物畫則更低層，僅做為靜物畫的一個分枝而已。而且以油畫厚實的肌理效果與華麗多層次的色彩表現，遠較水彩畫的薄塗更適於表現巨細靡遺的瓶瓶罐罐、花卉，甚至動物的皮毛。

但是水彩畫就一定得畫得輕描淡寫嗎？看看19世紀前半的英國水彩黃金時期的作品，就可發現一個驚人的祕密—水彩可以毫不遜色於油畫地表現任何主題，材料的區分是沒有任何意義的。

因此，1986年之前，我投入古典風格的水彩寫實創作，畫出了厚重、典雅的靜物構圖。這些水彩作品，一如1848年法國博覽會中的英國水彩作品般，放在油畫作品邊毫不遜色。也就在1986年，我30歲的同時，我逐漸將果園中的靜物轉換到野生鳥類的描繪。首先是決定一個入門的主題—台灣特有種鳥類；接

著是台灣瀕危鳥類、台灣瀕危哺乳動物、海洋生物。我的視野由畫室跨入台灣的郊野、森林、溪流。甚至遠航到南極、北極、亞馬遜上游與加拉巴哥群島、青藏高原。

可能台灣的畫者很少以探究生物的外形、色彩、行為的較科學方式深入自然野域，將地景仍當作風景來畫，自然也就無法微觀每一生物的真象。深入的野外考察需要精密的行前規劃，充足的時間、體力，與無比的耐心守候及對同一主題關注長期不變的毅力。

攝影是我將它作為野外速記的一項重要工具，但由於它有一些材質上先天的缺憾，使我還是選擇以繪畫來再現自然。首先，它是高反差的呈現；其次，它有一定的景深範圍；其三，一旦按下快門，構圖、色彩就確定了，能修正的範圍有限，不適合數張構圖拼湊，結合成一幅新的構圖。而繪畫則沒有以上的任何限制，只要畫家想得出來，透過手與眼的配合及基本的表現技法，幾乎無所不能。

雖然學的不是生命科學、地球科學，但是對土地及其上生命的喜愛與關注是與日俱增的。畫室只是我的工作場所，而森林、海



洋卻成為我活生生的實驗場、觀察點了。

時值建國百年之際，我特別敦請了1988年初賞鳥、繪鳥之時結識的良師益友金恆鏞博士，共同為我挑出的近期這20張作品譜寫一段生態學與藝術的對話。兩位摯友各以不同的觀點來詮釋畫中的生命與色彩。過去，我倆常一同參觀生態藝術展，雞同鴨講的各抒己見。近12年來，更聯手策展了多次的國際、全國性的生態藝術展。如今，我們的語言一致了，也願與諸位林業界前輩、同好一起分享這樣的對話。

1 · 蒼翡翠 White-breasted Kingfisher

Halcyon smyrnensis

56×76公分 2008



石垣島上海岸林中的翠鳥，牠那戲劇化色彩分布的身形與樹影婆娑間的棲枝形成一幅很搶眼的構圖。垂直的鳥身與水平的棲枝，藉著狹長的葉形使平板的構圖產生更多變化。背景的海霧是畫中唯一想像的元素，我需要依藉灰色調才得以凸顯主題的藍與棕紅、黃綠的高彩度。

2 · 小鵪鶉 Blue-breasted Quail

Coturnix chinensis

56×76公分 2008



灰黃、藍紫色協調後的互補色對比是我對這一幅畫最初的原始構想。我並不想以圖鑑方式呈現小鵪鶉的肖像，外型、物種只是附帶的。南台灣炙熱的沙地與雜草投射出陰涼小世界中的細微色彩與光影變化才是吸引我的重點。

3 · 八色鳥 Fairy Pitta

Pitta nympha

56×76公分 2010



再一次，紅綠、黃紫的補色對比吸引了我的注意，它像一幅抽象畫中的兩組重要元素，以不同的面積相互烘托出震撼的視覺效果。自然界中本就充滿了紅至紫等不同色彩，卻又可呈現出如彩虹般豐富且協調的色彩關係，有類似色、對比色、互補色、三原色等不同的相互關係。畫家不只是按照著動物、植物的模樣或是鑑定的方式來模擬自然，若能從這些抽象的色彩元素中擷取瞬間的永恆才更能讓作品鮮活起來。

4 · 食蛇的大冠鷲 *Crested Serpent Eagle*
Spilornis cheela
56×76公分 2010



當我得到這一張資料時，質疑為什麼蛇眼會是閉上的。在攝影師告知這隻鳥是環保單位野放養好傷的亞成體時，我才知道這條蛇原來是這次野放活動的配角；而蛇與鷲的互動由蛇緊閉的雙眼及鷲殘亂的飛羽就可得知曾經過一番打鬥，而蛇仍在鷲口下苟延殘喘。捕捉兩種生物致命瞬間的鏡頭自然非常有吸引力，但我還是得將剪草機修得平整的草地改為低海拔闊葉林邊緣的開闊地。

5 · 五色鳥 *Taiwan Barbet*
Megalaima oorti nuchalis
56×76公分 2010



20多年前不只一次畫過五色鳥，如今再表現一次，想看看自己對動物與環境的互動關係是否可以更生動一些。我利用五色鳥羽毛高彩度的淺黃綠、橘黃、橘紅、天藍色與墨綠色背景及灰棕色的樹幹呈現明度、彩度上的對比，空氣虛而柔的綠，枯幹的乾粗與鳥類羽毛的輕柔都各以不同的手法來表現多變化的質感與量感。

6 · 台灣狐蝠 *Formosan Flying Fox*
Pteropus dasymallus formosus
56×76公分 2009





為了蝙蝠學會要的插圖，我將他們提供的狐蝠照片結合了稜果榕，畫成了一幅黃昏時分的場景。稜果榕是在蘭嶼環島考察時特別拍的，為了表達出牠的棲地綠島給我的印象。橙黃色配上墨綠色是刻意強調的，因此黃昏時分幽暗的叢林配上夜行性動物的狐蝠是合理的假設。

7 · 灰面鵟鷹 Gray-faced Buzzard Eagle
Butastur indicus

56×76公分 2009



當一群藝術家面對同一主題－「墾丁的鳥類」時，要如何凸顯出藝術家的個人特質及主辦單位對主題使用的需求呢？當大家都忽略了灰面鵟鷹時，做為計畫主持人的我只好將牠當作「挑剩的」來創作了。想表現鷹飛揚，卻與攝影的功能重疊；若將近景的棲鷹結合落日前的大場面遠景豈不甚妙。但又要考慮稍後文創商品的開發，因此將畫面設計成插畫形式，背景留白，未來好置入標題字。

8 · 赤翡翠 Ruddy Kingfisher
Halcyon coromanda

56×76公分 2009



在蘭嶼原始林，往小天池攀登的路上，翠綠色藤類的濶葉吸引了我的注意。還有什麼比它更能詮釋自20歲以來我所熟悉的熱帶海岸林呢？有了綠色，是否還可加點黃色呢？再加點朱紅色豈不更妙？紅與綠、黃與紫的互補效果美呀！但加上什麼鳥類呢？赤翡翠正好是蘭嶼的過境鳥，真是天作之合！既要符合科學的真，又能傳達藝術的美，渾然天成，不需人為的造作。

9 · 栗喉蜂虎 Blue-cheeked Bee Eater
Merops philippinus

56×76公分 2008



在非洲，我見過數種的蜂虎，但金門的

栗喉蜂虎的行為，透過攝影師精湛技巧的呈現，給了我不少的靈感。我試著用動、靜之間的對比，呈現出力與美的結合。

10 · 東方蜂鷹 Oriental Honey Buzzard
Pernis ptilorhynchus Taczanowski
56×76公分 2009



養蜂場旁的蜂箱，吸引了蜂鷹的駐足。養蜂人、蜂與鷹之間的互動關係成為這幅畫表現的重點。展翅維持平衡的蜂鷹若只是收攏雙翅，這幅畫就枯燥乏味多了，動態之美不正是動物繪畫的精髓所在嗎？

11 · 冠羽畫眉 Formosan Yuhina
Yuhina brunneiceps
56×76公分 2008



這張攝影師的資料在我手中至少8年，卻因周邊植物葉片些許的失焦，讓我一直裹足不前。但如葡萄果粉般的十大功勞紫色果實與冠羽畫眉的棕紅色羽冠形成的互補色效果，既表現出不同的質感，又能呈現森林中樹冠層的豐富色彩，讓我印象深刻，成為這幅畫催生的原動力。

12 · 栗小鷺 Cinnamon Bittern
Ixobrychus cinnamomeus
56×76公分 2008



台北植物園的荷塘一角，許多攝影師都拍到這樣的場景。但當你對焦在鳥的身上，又用的是400 mm以上的長焦鏡頭，景深不到30公分深，中景的睡蓮葉片自然就失焦了，更惶論遠景的葉片。因此我必須再到現場，



分別拍下兩組葉片組合在背景裏，將畫面呈現同一景深。

13 · 黑長尾雉 Mikado Pheasant
Symaticus mikado
104×76公分 2008



當一位國中美術班的小女生請我教她畫阿里山的森林時，我看了她拍的旅遊照後立刻首肯了。但我請她等兩個月，待我收集到動物的資料後才著手畫。我傳達了幾個觀念給14歲的她：一、要拍出更好的攝影作品，景深、曝光、構圖都要注意；二、要將風景畫的觀點，改為地景（landscape）畫的觀點；三、地景未必一定只有植物單獨存在，因此我計劃要置入黑長尾雉在迷霧森林中的求偶情節。

14 · 黑嘴端鳳頭燕鷗 Chinese Crested Tern
Thalasseus bernsteini
56×76公分 2008

馬祖的離島出現黑嘴端鳳頭燕鷗的事，是當時發現牠們踪跡的梁皆得導演告訴我的。既然稀有、瀕危，自然就成為我的繪畫目標之一。我不明白，在保育知識這麼普及的當下，為什麼還有那麼多畫家或繪畫愛好者仍鍾情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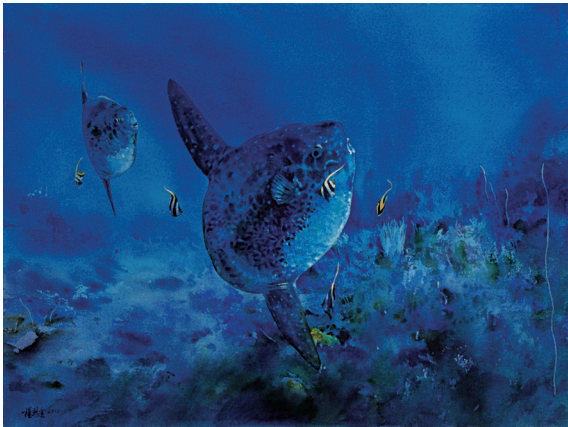
貓、狗、雞、鴨呢？是宣導不夠嗎？還是他們需要更多的環保常識呢？

15 · 槓頭雙髻鯊 Smooth Hammerhead
Sphyrna zygaena
56×76公分 2010



台灣的綠島也有成群的雙髻鯊出沒，惟該地海流過強，無法成功地拍攝、記錄牠們的生態。因而當2009年台灣第一個潛水團隊在加拉巴哥群島附近的水域拍到大群雙髻鯊的畫面時，我就知道，牠將成為我海洋生態繪畫中的下一個目標了。

16 · 翻車魚 Ocean Sunfish
Mola mola
56×76公分 2010



圓滾的餅狀身軀，配上兩片大鰭，賦予牠滑稽、溫和的外觀。海洋的生態插圖常見，甚至電腦繪圖也常被使用在各個海生館的展示牆面上。那麼我對一幅海洋生態繪畫標準作業流程（SOP）的第一步有何看法呢？唯有下海，透過Scuba Diving的實際觀察才能有感受、有真實感。

17 · 雪花鴨嘴燕魷 *Spotted Eagle Ray*
Aetobatus narinari
56×76公分 2010



鯨魚如大鵬鳥雙翼般的胸鰭延伸加上那條長尾，實在是一種造形特殊的生物，鯨緊隨著牠，以牠做為掩體，當接近小魚群時，才伺

機衝出獵食的這一幕，吸引了我將牠們以一幅群像的方式呈現出牠們的共棲生態。

18 · 怪方蟹 *Xenograpsus testudinatus*
56×76公分 2010



龜山島海面下20公尺的硫磺及噴水口附近，是怪方蟹的棲地。淡黃色的與暗藍色的岩床之間，如何表達出流體的動感是我從來不曾面對過的難題。噴氣的嘶嘶聲如何表達？怪方蟹那麼微小的體形，如何表現它與環境的互動關係？近與遠的蟹，透視如何呈現？畫面中寒色的後退與暖色的前進是否得宜？

19 · 南湖柳葉菜
Epilobium nankotaizanense
56×56公分 2007





高海拔柳葉菜的花色，是畫家色感的高度挑戰。我用了數種專家級的耐久玫瑰紅、歌劇紅、溫莎紫、鮮紫、法國群青的混色都無法呈現自然的繽紛於萬一。花萼、葉片上的絨毛與花瓣的柔滑，質感上強烈的對比則是另一項考驗。

20 · 西施花

Rhododendron latoucheae Franch.
& Finet

56×76公分 2010



在一次春季的考察中，我見到了久違的西施花。她那粉紫色鮮嫩薄弱的花瓣迎著風在3、4公尺高崖邊綻放著。與紅檜巨大挺直的樹幹形成強烈的明暗對比，而林蔭底層各種的綠色植被正好將那高明度、高彩度的花瓣襯托得格外吸引遊客的目光。🌿

《後記》

請協助履行生命之間的合同

文 ■ 金恒鑣 ■ 自由作家



那是一枝斜生的小樹枝，不過兩公分粗。樹枝上有許多細長淺裂的表皮。淡黃與灰白混色的樹皮，如浮貼著的泥黃色陳舊的二丁掛磚，這必是歷經風霜的小枝條。枝條上多處附生著灰綠色、細小的地衣植物，生活環境顯然相當潮濕。葉子硬亮有尖刺，不但能捱過山區冬季寒凍的天候，而且可防禦某些動物的吃食。熟透的漿果下垂著，比葡萄串還長，不過顆粒迷你一些。漿果的顏色富於變化：成熟的藍紫色，青果的翠綠，快成熟的紫紅色。

這雖是一株長在嘉義阿里山的「阿里山十大功勞」樹上的一個小樹枝，在野鳥攝影界卻享有盛名。每年夏天接近尾聲時，黃色初花綻放之後，野鳥攝影者便開始互傳信息：果實成熟了嗎？春一到，果實熟透時，一群群山禽必定準時赴宴相會，大啖紫果。

不遠之處，一群攝影者聚精會神、屏息以待，沒有人不是帶著滿意的作品回去的。馮營科的百鳥世界之《仙禽羽翼》攝影集，就收錄了在現場輪番拍下啄食紫果的白耳畫眉、金翼白眉、冠羽畫眉和紋翼畫眉的照片。高山上的一棵小喬木，就像一個偏遠的小鋪，提供二十四小時的服務：水果、葉菜、根莖等等無不俱全。

畫家楊恩生看上《仙禽羽翼》內上百張照片中的〈阿里山十大功勞樹上的冠羽畫眉〉。那是一幀構圖、光線、色彩極佳的照片。他說：「紫色果實與棕紅色羽冠組合成極為和諧之互補色效果。」他用水彩畫了一張。

生態藝術作品的生態性，其實是用一個「瞬間與有限空間」呈現無限尺度的生態現象。這類生態藝術作品給人的感受與你面對的其他藝術畫作是相當不同的。當你面對純藝術畫作，腦海中會將畫與作者連起來。作者的生平事蹟、個性與經歷、成就與派別皆可能影響你對作品之感受。然而，我凝視這幅〈阿里山十大功勞樹上的冠羽畫眉〉的畫作時，眼中的藍紫色果實影像，逐漸淡出，時間回流，回到去年的秋初：黃色小花朵成串綻放，授粉昆蟲盡情地忙碌於花朵間吸蜜。沾上花粉的雌花受了孕，發育成果實。沒受孕的雌花凋萎落地，化為春泥。第二年的春天，植物努力的工作，果實也逐漸成熟。藍紫色的漿果，一一為鳥銜走，延續了鳥的生命。植物的果肉換來種子散佈的機會，也為這物種延續了生命。這是恆古以來，許多

動物與植物之間訂的一種合同。當一方履行了合同，另一方馬上前來盡義務與享權利。這就是我們常常看到與攝影到的自然圖像。我觀看生態藝術作品時，也往往忘了作者，我看到的是畫中的生命與環境。

每一幅生態藝術畫作的內涵都可延伸到更廣大空間與更長久時間，具有深層的生態意義。這裡收集的所有生態藝術畫作，每幅之間都是相關相連的，織成了一個大網，這個網就存在台灣的島嶼上，是台灣生命的家。不過，有些生物（如候鳥、迴游魚類）會把網內的線往海外牽，或海外的生物把它們的網線牽到台灣，網越變越大，也越變越強韌。全球各地網網相連，組成了生物圈。

這一切都得從植物開始。不但天然生的植物很重要，人種的植物也不可輕忽，所有的植物都是網中的要角，負擔各式各樣的補網工作。植樹節不只是一種對的樹，種的樹要能與更多樣的動物物種簽下各樣終身的與世代的合同。人類有義務，也必需要協助生命之間履行自然界的合同。🌱